

校正本印行前記

本文是王先生應日本中央公論今年『元旦號』的徵求而作的，因為事情忙，到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才寫成，不料於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深夜便先後兩度被捕了。此文是於王先生被捕之後數日才寄出去的，因為寄到日本以後，譯成日文還需相當的時間，所以沒有趕上中央公論的『元旦號』，後經改造雜誌的請求，乃在該誌今年二月號（第十九卷第二號）刊出。此文是向日本國民說話的，內容很直率，居然能夠發表出來，可見兩國國民尚有竭誠交換意見的餘地。惟（一）原稿未完全譯出，中有刪減的地方；（二）因為語言文字不同的關係，譯文與原稿的意義不免稍有出入；（三）原稿題目是爲中日問題敬告日本國民，並不是所刊出的警告日本國民書。故特檢出王先生留在家裏的底稿，於今年二月八日鉛印多份，分送友好，以明真象。不料校對不慎，印發之後，查出其中

錯誤很多，甚至有錯誤至與原稿意義不符的地方。現在各方索閱者仍陸續不斷，特將原稿重新付印，並將錯誤一一加以校正，請讀者注意。

又改造雜誌所加的附註亦有與事實不符之處。王先生係一愛國者，而非任何主義者。『九一八』以後，惟知一貫主張全國團結，抗日救國，除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外，概未加入任何政黨，特此合併代爲聲明。

一九三七年，六月，七日，朱透芳重記。

爲中日問題敬告日本國民

王造時

(一) 問題在那裏

現在的中日問題不是普通國際關係的調整問題，也不是局部性質的衝突問題，更不是爲某一特殊事件而起的糾紛問題，而是日本帝國主義要繼續不斷吞併中國的問題。普通的國際關係，如果發生爭端，可以調整。局部性質，及因特殊事件而起的糾紛，可用外交談判方式解決。然而假使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滅亡中國，那麼除了中國人願意做亡國奴以外，實在沒有別的辦法，最後只有決諸一戰。

我說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問題，不是故作驚人之語，因爲田中奏摺所定下

來的錦囊妙計，五年以來所演出的事實都可以證明。田中的妙計，大家都知道是：

『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。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。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，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異服之民族，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；使世界和東亞爲我國之東亞，永不敢向我侵犯。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，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。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攫到我手，則以滿蒙爲根據；以貿易之假面具，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；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，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；以支那之富源，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。我太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，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。』

這些話在五年前發表出來的時候，不但日本方面予以否認，就是中國方面也有許多人不相信，然而五年以來鐵一般的事實是不能抹殺的。事實告訴我們，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天天在那裏進行這個計劃，並且『握執滿蒙權利』這『第一大關鍵』，已經做到，且還有多。謂予不信，且讓我們約略看看這個計劃推進的速度。

『九一八』事變的時候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曾向國際聯盟口口聲聲表示說，軍事行動的目的在保僑護路，不久當撤兵至鐵道線以內。事實呢？不但一兵未撤，並且進兵佔領了全個滿洲，創造出了一個傀儡政權。根據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計劃，滿洲當然是不夠的，所以接着又攫取了熱河，劃長城以內一帶爲非軍事區域，在冀東成立了第二號傀儡政權，同時控制着冀察政務委員會。這當然還是不夠的，所以後來又佔去察北，在內蒙樹立了第三號傀儡政權。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正在那裏一方面向中國政府要求『華北自主』『共同防共』，而另一面在驅使滿蒙僞軍進攻綏遠，且直接以飛機，鎗械，砲彈，及部隊助戰。事實勝於雄辯，這難道沒有充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中國的野心嗎？這難道是局部性質的問題嗎？這難道是爲特殊問題而起的糾紛嗎？

最好讓日本當局自己來承認。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軍部正式聲稱，『九國公約已經廢棄了，歡美不明遠東的真實情形，不應干涉中國的事情』。同年同月十七日，日本外交部宣言中國是日本的被保護國：

『爲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起見，我們必須負責單獨行動……除中國外，任何國家不得與日本分負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……外國任何聯合行動，即使假技術的或財政的名義，必發生政治的意義。……日本在原則上必須反對這種企圖。』

日本的駐美大使齋藤並且向華盛頓的明星報記者把這個宣言的原則，加以這樣的說明：

『日本必須單獨行動，並且必須單獨決定如何於中國有益……商人如果要在中國做生意，最好先與東京商量』。

這不是日本儼然以中國的主人翁自命嗎？

兩三年前，中國方面還有許多人以爲中日的問題是局部的問題，只要中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，便有解決的希望。不幸，這種希望被冷酷的事實打碎了。我們現在已經認識，所謂『中日親善』，『中日提攜』，『共存共榮』，『互惠平等』，『東亞和平』等等的好聽名詞，都是掩飾侵略的花言巧語。侵略的方式不管是直接軍事行動也

好，武力威脅也好，唆使匪軍搗亂也好，樹立傀儡政權也好，指使偽自治運動也好，奪取經濟利權也好，『華北自主』也好，『共同防共』也好，『取締排日』也好，在中國人看來，無非是吞併中國因時制宜的手段。

我這樣的指出，請明白我完全是陳述那不可否認的事實，絕對沒有從道德的立場指摘日本的意思。其實日本發展到這個階段，這種向外侵略的政策，或許是不可避免的；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處在日本的地位，恐怕也未必有什麼不同。『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；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』。我們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只有怪我們自己。我只慚愧我們的同胞不爭氣，糊糊塗塗，不能奮發有爲。我只慨嘆我們的政治，還沒有集合各方的力量，一致共赴國難。我只痛哭我們有權有錢的人們，只知一天到晚，爲自己的利益打算，而不知爲民族謀解放。但是我不相信中國前途沒有希望，中國民族只配做人家的奴才。因爲我深知道中國的大衆已在覺醒，愛國的熱誠正在燃燒着每個中國青年的心。只要信號一響，我相信民族解放運動的怒潮必然要來到，並且必然要成功。中國在過去曾經克

服了多次的亡國慘禍，這次的大難未必不能克服。

人類歷史昭示我們，每個國家，每個民族，都會經過盛衰強弱。花無常好，月無常圓，強盛者未必永遠強盛，衰弱者未必永遠衰弱。由強轉弱，由盛轉衰的例，且不必說；至於由弱而強，由衰而盛，則不必找很遠的事實。歐戰後的土耳其，割地喪權，可說是受盡壓迫了，然而不久便發生了革命，推翻了君士坦丁政府，趕走了希臘軍隊，撕碎了塞佛爾條約，改訂了一九二三年的洛桑條約。蘇聯雖然曾受協約各國的圍攻，然而終能站住脚步，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經濟計劃。若要稍遠的例，則十九世紀西方德意兩國的統一，東方日本的維新自強，誰又不知道曾經過一番困苦艱難的奮鬥。

中國現在縱然衰弱，中國的當局儘管忍辱退讓，中國最少數的無恥分子儘管做漢奸，但是日本國民須知道中國的大衆是不願做亡國奴的，中國的士兵是有反抗侵略的決心的。上海十九路軍及第五軍的抗戰，長城二十九軍的抗戰，東北義勇軍的抗戰，去年平津滬各地的學生運動，現在彌漫全國的救國組織，這些，這些，都足以證明中華民族的

精神沒有死去的。我因為從『九一八』事變起便參加救國運動，深知一般中國人民（特別是青年）的愛國情緒一天一天在高漲，到現在可說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。如果日本還要侵略下去，料不到什麼時候，戰爭就會爆發。在中國，我們被壓迫到這個地步，還有什麼顧慮。在日本，一般國民或許不願看見這個慘劇的開幕，然而讓這個趨勢發展下去，又怎樣能夠挽轉呢？

（二）排日與抗日

其次說到『排日』。我不能不指出『排日』這個名詞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故意加給我們的；而在中國，則只有『抗日』的字樣，沒有『排日』的字樣。一個『排』字和一個『抗』字，其間是有很大的分別的。『排』字包含有挑釁與自衛兩方面的意義；而『抗日』則完全沒有挑釁的意義，只有自衛的意義。舉一個例來說，美國西方的排日運動，不把日本僑民與歐洲僑民平等看待，設法剝奪他們的權益，並且阻礙他們的入境。這種

運動顯然含有挑釁的成分，而不完全是自衛的性質。至於現在中國的抗日運動，則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逼起來的，是抵抗的而不是侵略的，是自衛的而不是挑釁的。

那麼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什麼不用中國自己通用的『抗日』名詞，而要用『排日』的字樣呢？我想這是很有作用的。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想激起日本全國國民對中國的憤怒與仇恨，以擁護他們的侵略政策；另一方面想誣譏中國民衆的抗日運動，壓迫中國政府接受他們的『根絕排日』的條件，如取締國民黨，解散救國團體，參加修改教科書等等，以達到他們吞併中國的野心。這種用意是中日兩國國民所應該完全明瞭的。

其次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『排日』與我們所謂『抗日』的『日』字，也不能不加以解釋。我們所謂抗日，乃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而言，決沒有仇視日本整個民族，更沒有仇視日本勞苦大衆，當然也沒有侮辱日本天皇的意思。我們深知道日本天皇是關心遠東及世界和平的。我們又深知道，日本民族是俠義的，是勤儉耐勞的，是

要爲黃種人爭氣而不是要向同種人出氣的。我們更知道，日本的勞苦大眾也是受他們的統治階級壓迫的。統治階級向外的侵略，對於他們不僅是沒有好處，並且是有壞處的。因爲分担浩大軍費的是他們，到前綫去打死仗的是他們；而升官的不是他們，發財的不是他們。他們有的是義務，無的是權利；有的是犧牲，無的是報酬。據今年九月同盟通信社宣布，日本五年以來在東北死亡的人數，共達十四萬七千人。這難道不是一部分的日本勞苦大眾所犧牲的血嗎？從『九一八』事變那年（一九三一）起，日本的軍費由四萬萬五千四百萬圓，增加到十三萬萬二千二百萬圓，（一九三六年），四年之間增加了三倍，約占全部預算百分之五十八。這難道不要日本勞苦大眾的血汗來償付嗎？侵略政策愈急進，軍費愈要增加，而國民的負擔也愈要加重。升官的是軍閥，發財的是財閥，決輪不到日本的老百姓身上。所以日本的民衆與中國的民衆同是可憐蟲。我們對於他們只有同情，沒有仇恨；只有希望他們覺悟與我們攜手，共爲人類的幸福與和平而奮鬥。這點是日本的統治階級所不願了解，所害怕了解，而故意要歪曲我們抗日運動的真意。

的。日本的統治階級爲要挑撥中日兩個民族的惡感，麻醉本國的大衆，使他們竭誠擁護侵略政策，所以不惜把我們的抗日運動解釋爲對付日本全國民族的運動。這是不能不請日本國民予以深切的注意與辨別的。

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抗日運動，決不像以前義和團的盲目的排外運動。義和團的運動固然也是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起的；但牠是迷信的，衝動的，暴動的，不認識國際形勢的。而現在的抗日運動則有明確的意識，具體的主張，系統的組織，是透入中國全國國民心坎裏的一種民衆運動，而決不是暴動。不過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者還要繼續不斷的進攻，民衆的救國運動還要受到無理的壓迫，那麼，或許有少數抗日情緒無處發洩的人被迫而採取暴動的手段，也未可知。因爲無理的壓迫，歷史告訴我們，只能產生無情的暴動。

『九一八』以前的舊賬，我們姑且不算。『九一八』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賜給我們的耳光，我們却不能忘記。東北四省及察哈爾一部分的佔領，滿洲冀東及內蒙偽組織

的樹立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操縱，各地偽自治運動的策動，華北各軍事要點的進駐，在我們領空上無限制的飛行，特務機關的遍設，華北經濟權的攫取，走私的保護，浪人的橫行，對我們愛國言論與愛國運動的直接或間接的干涉，對我們黨政軍機關及人員的威脅侮辱，任何一項都是獨立國家所不能忍受的，自由民族所不能容許的。

難道我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甘心這樣忍受嗎？情願這樣挨耳光嗎？甚至於甘心情願永遠給人家打耳光還陪着笑臉嗎？這除非是無人性，無歷史，無文化的民族才會這樣無廉恥的。這樣的民族只配作揖，打拱，跪倒，磕頭，做人家的奴才，決不配獨立自由生存於世界。現在中華民族雖有最少數的敗類，只顧自私自利，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做了人家的工具，然而大多數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。因此，『九一八』以來，抗日的心理愈來愈普遍，抗日的運動愈來愈堅強，到了今日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，莫不有抗日的深刻印象。

這樣的抗日運動，明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逼迫出來的，是為求自己的

生存而不是危害人家的生存的，是爲謀自己的解放而不是威脅人家的安全的；總而言之，是自衛的而不是挑釁的。凡是有理性的人們必承認我們有生存的權利；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們，必贊成我們有這種自衛的運動。特別是日本民族是最富於愛國熱情的，除了少數的野心家外，最大多數的民衆是決不會只許自己愛國而不許別人愛國的，並且必然是諒解我們的愛國運動的。真正的愛國者愛本國，也願人家愛本國，而不禁止人家愛本國。

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除了想完全屈服我政府外，還想根本消滅我們民衆的愛國運動。正義上講不過去，且不去說；我要問，事實上可能嗎？這只要看這幾年來的事實便可知道。中國政府因爲採取忍辱負重的政策，不願妨礙邦交，不惜對自己的國民的抗日救國運動痛心加以取締，如抑制抗日言論團體及人物等。然而結果剛剛相反；抗日的心理越來越深厚，抗日的運動越來越普遍。以前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人們，現在也主張抗戰了。以前怕講抗日的人，現在也認爲不抗沒有辦法了。以前多半是在口頭上講

抗日，現在則有各種救國團體的組織了。僅是壓迫抗日運動而不消滅牠的根本原因，請問有什麼結果？如有結果，恐怕只有加強抗日運動。老實說，抗日運動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。如果要使中國人不抗日，日本必須第一步停止對中國的侵略，第二步歸還我已失的領土與主權，恢復『九一八』事變以前的狀態，然後以和平交涉的辦法，調整兩國的國交；否則，以間接或直接的手段來干涉我們民衆的抗日救國運動，都只是火上加油罷了。

取締國民黨，解散救國團體，修改教科書，這些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認為根絕抗日運動必取的手段。中國政府如果要顧到牠存在的理由，是決不能答應的；就是答應也是絕對辦不到的。你愈壓迫國民黨，國民黨愈傾向抗日。救國團體本來是在政府取締之列的，然而這類的團體卻像『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』，到處在發展着。這是事實，毋庸諱言。至於修改教科書，想藉此以根絕所謂『排日教育』，更是夢想。因為教育不限於學校，印刷物不限於教科書，宣傳不限於文字。如果要鼓吹抗日的思想，難道不可用

口講嗎？不可發行各種各樣的刊物嗎？不可在教室以外做功夫嗎？不能用秘密方法進行嗎？在日本不能用兩個兵跟着一個中國人走以前，要根絕抗日運動是辦不到的。何況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事實，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日教育。殘酷的事實我們眼前繼續不斷的演出，就是不讀書，不識字的人，也會知道非抗日沒有生路的。東北的義勇軍又何嘗受過什麼『排日教育』。

不信，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世界有名的例來覺醒日本帝國主義者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後，法國割了亞爾薩斯羅倫兩省給德國，德國想把該兩省完全德意志化，設盡種種方法，費了幾十年的功夫，尤其注意教育的作用，使該兩省人民忘記法國；然而結果該兩省的人民不但沒有忘記祖國，並且懷恨德國。所以歐戰之後，該兩省仍然歡欣鼓舞的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老實說，只有沒有文化，沒有歷史，沒有同種的血統關係的民族會因外國的壓迫，而忘記他們的祖國的，中國是沒有文化，沒有歷史的國家嗎？中國人是沒有同種的血統關係的民族嗎？我想，誰也不能說這種話，尤其是鄰居的日本國民不會

相信這種話。

(三) 華北自主與共同防共

現在南京談判的中日交涉，拖延了兩個月之久，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，不僅我們中國國民不知道，就是日本國民恐怕也是茫然罷。交涉而要保守秘密，顯然其中有不可告人的苦衷。據說日本方面原來的要求有取締『排日』，減低關稅，華北自主，共同防共等項。而最難得到解決的乃是後面的兩項，可見前面的兩項已有相當的妥協了。怎樣妥協，我們不知道，姑且不說；且讓我們談談華北自主與共同防共兩個問題。

華北自主不出諸華北人民的要求，而勞日本政府出來交涉，這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華北的一種方式。這種方式無非想把冀察綏晉魯等省，脫離中央政府，而成立一個以日本為牽線的傀儡政權。在這種傀儡政權之下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可以予取予求，再過相當的時間，然後乾脆地把華北吞併了事。這一套戲法，正在東北四省搬演；熟悉高